

世界名家名著文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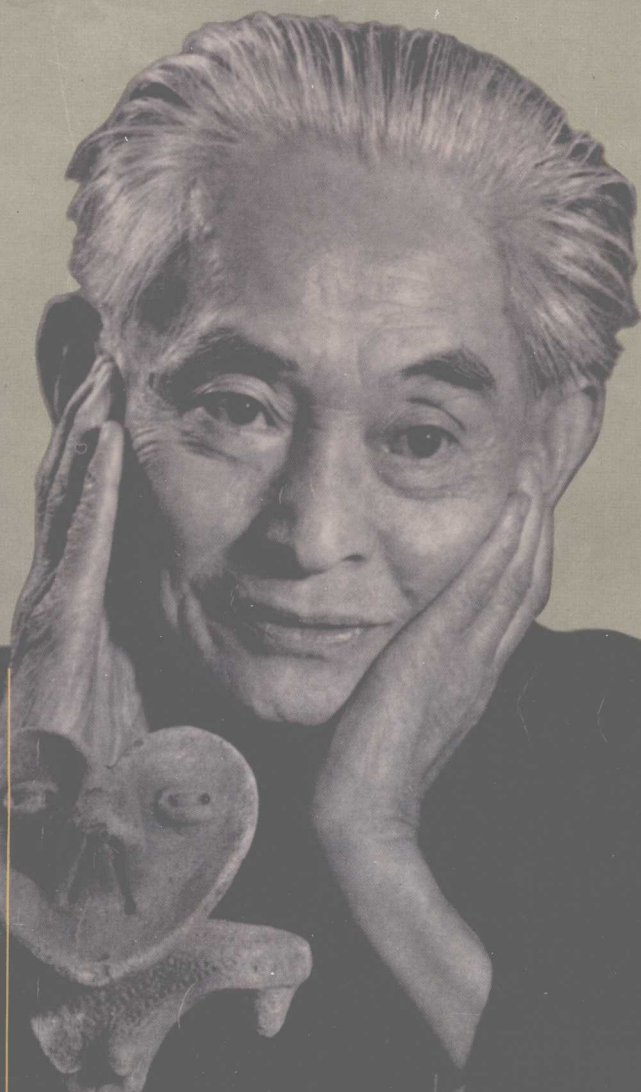
Chuan Duan Kang Cheng Zhu

珍藏



XUE GUO

雪 国



[日]川端康成著

艾 莲 / 译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✳ 世界名家名著文库

雪 国

〔日〕川端康成 著
艾 莲 译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国 / (日)川端康成著. -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00.8

ISBN 7-80153-302-X

I. 雪... II. ①川...②艾...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6122 号

书 名: 雪 国

著 者: (日)川端康成

译 者: 艾 莲

责任编辑: 曼叶平

装帧设计: 潘岱予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(北京金台西路2号,
邮编:100733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蓝华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100 千

印 张: 4.75

印 数: 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153-302-X / G·179

定 价: 9.20 元

出版说明

一、世界文学名著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，这是一笔永恒的财富，它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泯灭，也不会因日月轮回而遮蔽自己的光芒。这笔财富曾滋养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，它像灯盏一样打开并通向所有心灵的道路。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文学大师勇立潮头，人类的文学精神才得以薪火相传。基于此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世界名家名著丛书。

二、这套丛书是站立于 20 世纪峰巅，着眼于拔萃世界文学作品的全部精华，且对于世界有广泛影响的名家名作，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兼收并蓄，不拘体裁。对于每一位入围作家只选取代表性作品，不搞一窝蜂

式的选录,以充分体现作家的艺术个性。

三、丛书分单册出版,既有几万字的精短之作,也有洋洋上百万言的宏篇巨制,考虑到读者购买的需要,几年内形成一定规模。

四、对入选作品选取最精良、最具权威性的译本,有很多则属于新译,并注意多方面吸纳最新艺术研究成果。

五、这套丛书力求装帧精美,设计新颖,令人耳目一新。同时,为便于广大读者购藏,采取单册单价,读者可以全套购置,亦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。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序 言

艾 莲

这本小书，虽然只收入川端康成的两篇小说：《伊豆舞女》和《雪国》，一个下午就能看完，却因是其作品中的精萃，故足以概括作家的风貌。前者已成为日本青春文学的杰作，“永恒的畅销书”；后者则被评论家奉为“日本抒情文学的顶峰”，连同另外两个中篇——《千鹤》与《古都》，为川端摘下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，带来莫大的世界声誉。

读完这两篇小说，想必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：这是一位既有日本情调，却又不乏现代艺术感觉的作家。浓郁的抒情，总是蕴含着缕缕哀愁；淡化的情节，含蓄的语言，透露出一种空灵、明净的风格。常说，文如其人。这既与作家一己的生命体验有关，也取决于作家的审美意向。

1899年，川端生于大阪一个医生家庭。两三岁

时，父母相继病逝，到16岁那年，连抚育他的祖父母，及唯一的亲姐姐，也接连亡故。从此，他孑然一身，孤苦无依。1920年，考上东京大学英文专业，后因英语须下苦功，遂又转至国文专业，去发展他的创作才能。第二年，发表处女作《招魂祭一景》，即引起文坛瞩目。1924年大学毕业，生活虽然拮据，并未去谋职，而是同横光利一等人，创办《文艺时代》，提倡新感觉运动，从此，开始职业作家的生涯。一生创作颇丰，有全集37卷，代表作为《十六岁的日记》、《伊豆舞女》、《雪国》、《名人》、《千鹤》、《山之声》、《古都》等。

《伊豆舞女》发表于1926年，是川端根据他19岁那年的一段经历写成的。祖父去世后，川端怀着孤儿的悲哀，长年寄人篱下，原本就多愁善感，转辗于学校宿舍和公寓之间，变得格外敏感和神经质。1918年，为摆脱这种孤儿的情怀，独自去伊豆旅行。路遇一伙江湖艺人，便同他们结伴而行，其中有个天真未凿的小舞女，对他表示一种温馨的情意。小说多是纪实，少有虚构。四天的旅途，从相遇到相识，书中所表现的少男少女的纤细心理，一片纯情，充满青春的魅力。在川端的笔下，小舞女那头浓密的黑发，留在颊上的胭脂，她的善解人意，无不体现出日本传统的女性美。小说是纪行，既记两脚的行旅，也记下心灵的历程。临近终点，小舞女说他“是个好人”，话虽普普通通，对主人公而言，却意义重大，他好似看到一线光亮，一扫

长久以来“受人施舍”的屈辱感，内心的苦恼得到苏解。与其说小说表现了作家对下层民众的同情，不如说作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人生的自信。由于作品取材于旅途，在明媚的伊豆风光的衬托下，浓郁的抒情气息，添上一种诗意的乡愁。

《雪国》于1935年开始分章刊载，1947年才最后定稿，历时12载，是川端倾注心力最多的一部作品。小说写舞蹈研究家岛村，三次去多雪的北国山村，与名叫驹子的艺妓由邂逅而情爱，同时又对少女叶子流露出倾慕之情。思想虚无的岛村，对驹子的命运无能为力，决心分手；驹子爱而不得，叶子则昏死于大火之中。小说没有一般所说的重大主题，也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，但在简炼精致的结构中，以幽美叹惋的笔调，缕叙日本下层妇女的悲哀与不幸。

《伊豆舞女》发表时，正值新感觉派的鼎盛时期，但“新感觉成分却并不浓”，而写作《雪国》时，新感觉运动早已结束，艺术上倒极具“新感觉”的特色。川端用凝炼的语言，快速的节奏，瞬间的感觉和飞跃的联想，以及象征等手法来展示雪国。作品开头一句，写火车钻出黑咕隆咚的隧道，夜空白雪所给人的刹那感觉，认为是新感觉派的典型笔法；再如，描写火车玻璃窗上，叶子的映像和流逝的暮景重合叠印的一段，既是岛村的瞬间印象，又是他构筑的美的幻境，乃川端的得意之笔。小说随着岛村意识的流动，情感的涟

漪，疾徐有致地展开，时而现实，时而过去，时空自由地变换。作品中所展现的图景，如同一幅幅色彩绚丽，却又意蕴朦胧的印象派绘画。

川端早年曾说，“我虽受西方文学的洗礼，自己也试着模仿过，但骨子里，我是东方人，15年来从未迷失这个方向”，表示要“继承日本的美学传统”，“决心成为日本式的作家”。这就不难理解，即便在《雪国》等“新感觉”特色鲜明的作品中，也不失日本情趣的缘故。对外来的现代派技巧，川端并不生搬硬套，而能纳外来于传统，傍本源以求新，融传统美与现代手法于一炉。所以，瑞典皇家科学院表彰他“以敏锐的感觉，高超的叙事技巧，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”，“在架设东西方之间精神桥梁上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”。

2000.7

目 录

序言 艾 莲(1)

雪国 (1)

伊豆舞女 (115)

雪 国

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，便是雪国。夜空下，大地赫然一片莹白。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。

姑娘从对面的座位上起身走来，放下岛村面前的车窗。顿时卷进一股冰雪的寒气。姑娘探身窗外，朝远处喊道：

“站长先生！站长先生！”

一个男人提着灯，慢腾腾地踏雪走来。围巾连鼻子都包住了。帽子的皮护耳垂在两边。

岛村眺望窗外，心想：竟这么冷了么？只见疏疏落落的几间木板房，像是铁路员工的宿舍，瑟缩在山脚下。不等火车开到那里，雪色就给黑暗吞没了。

“站长先生，是我。您好。”

“哦，是叶子姑娘呀！回家吗？天儿又冷起来啦。”

“听说我弟弟这次派到这儿来工作，承您照顾啦。”

“这种地方，恐怕耽不了多久，就会闷得慌了。年纪轻轻

的，也怪可怜的。”

“他还完全是个孩子，请您多加指点，拜托您了。”

“好说好说，他干活很卖力。这往后就要忙起来了。去年雪可大哩，常常闹雪崩，火车进退不得，村里送茶送饭的也忙得很呢。”

“站长先生，看您穿得真厚实呀。弟弟来信说，他连背心还都没穿呢。”

“我穿了四件衣服。那些年轻后生，一冷便是喝酒。现在着了凉，一个个横七竖八全躺在那儿了。”

站长朝宿舍方向扬了扬手上的灯。

“我弟弟他也喝酒么？”

“他倒不。”

“您这就回去？”

“我受了点伤，要去看医生。”

“噢，这可真是的。”

站长的和服上罩着外套，似乎想赶紧结束站在雪地里的对话，转过身子说：

“那么，路上多保重吧。”

“站长先生，我弟弟这会儿没出来么？”叶子的目光向雪地上搜寻着。

“站长先生。我弟弟就请您多照应，一切拜托了。”

她的声音，美得几近悲凉。那么激扬清越，仿佛雪夜里会传来回声似的。

火车开动了，她仍旧没从窗口缩回身子。等火车渐渐赶上在轨道旁行走的站长时，她喊道：

“站长先生，请转告我弟弟，叫他下次休息时，回家一趟。”

“好吧——”站长高声答应着。

叶子关上窗子，双手捂着冻红的脸颊。

这些县境上的山，经常备有三辆扫雪车，以供下雪天之用。隧道的南北两端，已架好雪崩警报电线，还配备了五千人次的清雪民夫，再加上二千人次的青年消防员，随时可以出动。

岛村听说这位名叫叶子姑娘的弟弟打冬天起，便在这行将被大雪掩埋的信号所干活后，对她就越发感兴趣了。

然而，称她“姑娘”，不过是岛村自己忖度罢了。同行的那个男子是她什么人，岛村自然无从知道。两人的举止虽然形同夫妻，但是，男的显然是个病人。同生病的人相处，男女间的拘谨便易于消除，照料得越是周到，看着便越像夫妻。事实上，一个女人照顾比自己年长的男子，俨然一副小母亲的样子，别人看着不免会把他们当成夫妻。

岛村只是就她本人而论，凭她外表上给人的印象，便擅自认为她是姑娘而已。或许是因为自己用异样的目光观察得太久，结果把自己的伤感也掺杂了进去。

三个小时之前，岛村为了解闷，端详着左手的食指，摆弄来摆弄去。结果，从这只手指上，竟能活灵活现感知即将前去相会的那个女人。他越是想回忆得清楚些，便越是无从捉摸，反更觉得模糊不清了。在依稀的记忆中，恍如只有这个指头还残留对女人的触感，此刻好似仍有那么一丝湿润，把自己带向那个遥远的女人身边。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时时把手指凑近鼻子闻闻。无意之中，这个指头在玻璃窗上画了一条线，上面分明照见女人的一只眼睛，他惊讶得差点失声叫出来，因为他魂牵梦萦正想着远方。等他定神一看，不是别的，原来是

对面座位上那位姑娘映在玻璃上的影子。窗外，天色垂暮；车中，灯光明亮。窗上玻璃便成了一面镜子。但是暖气的温度使玻璃蒙上了一层水汽，手指没有擦拭之前，便不成其为镜子。

单单映出星眸一点，反而显得格外迷人。岛村把脸靠近车窗，赶紧摆出一副旅愁模样，装作要看薄暮景色，用手掌摸着玻璃。

姑娘上身微微前倾，聚精会神地守视着躺在面前的男人。从她肩膀使劲的样子，带点严肃，眨也不眨的目光，都显出她的认真来。男人的头靠窗枕着，蜷着腿，放在姑娘身旁。这是三等车厢。他和岛村不是并排，而是在对面一排的另一侧。男人侧卧着，窗玻璃只照到他耳朵那里。

姑娘恰好坐在岛村的斜对面，本来劈面便瞧得见，但是他俩刚上车时，岛村看到姑娘那种冷艳的美，暗自吃了一惊，不由得低头垂目；蓦地瞥见那男人一只青黄的手，紧紧攥着姑娘的手，岛村便觉得不好再去多看。

映在玻璃窗上的男人，目光只及姑娘的胸部，神情安详而宁静。虽然身疲力弱，但疲弱之中自是流露出一种怡然的情致。他把围巾垫在脑下，再绕到鼻子下面，遮住嘴巴，接着向上包住脸颊，好像一个面罩似的。围巾的一头不时落下来，盖住鼻子。不等他以目示意，姑娘便温存地给他掖好。两人无心一遍遍重复，岛村一旁看着都替他们不耐烦。还有，裹着男人两脚的下摆，也不时松开掉了下来。姑娘会随即发现，重新给他裹好。这些都显得很自然。此情此景，使人觉得他俩似乎忘却了距离，仿佛要到什么地角天涯去似的。所以，岛村心里倒也不觉得像看到什么悲哀不幸那样酸楚难过，宛如在

迷梦中看西洋镜似的。这或许因为所看到的景象，是从奇妙的玻璃上映现出来的缘故。

镜子的衬底，是流动着的黄昏景色，就是说，镜面的映像同镜底的景物，恰似电影上的叠印一般，不断地变换。出场人物与背景之间毫无关连。人物是透明的幻影，背景则是朦胧逝去的日暮野景，两者融合在一起，构成一幅不似人间的象征世界。尤其是姑娘的脸庞上，叠现出寒山灯火的一刹那顷，真是美得无可形容，岛村的心灵都为之震颤。

远山的天空还残留一抹淡淡的晚霞。隔窗眺望，远处的风物依旧轮廓分明。只是色调已经消失殆尽。车过之处，原是一带平淡无趣的寒山，越发显得平淡无趣了。正因为没有什么尚堪寓目的东西，不知怎的，茫然中反倒激起他感情的波澜。无疑是因为姑娘的面庞浮现在其中的缘故。映出她身姿的那方镜面，虽然挡住了窗外的景物，可是在她轮廓周围，接连不断地闪过黄昏的景色。所以姑娘的面影好似透明一般。那果真是透明的么？其实是一种错觉，在她脸背后疾逝的垂暮景色，仿佛是从前面飞掠过去，快得令人无从辨认。

车厢里灯光昏暗，窗玻璃自然不及镜子明亮，因为没有反射的缘故。所以，岛村看着看着，便渐渐忘却玻璃之存在，竟以为姑娘是浮现在流动的暮景之中。

这时，在她脸盘的位置上，亮起一盏灯火。镜里的映像亮得不足以盖过窗外这星灯火；窗外的灯火也暗得抹煞不了镜中的映像。灯火从她脸上闪烁而过，却没能将她的面孔照亮。那是远远的一点寒光，在她小小的眸子周围若明若暗的闪亮。当姑娘的星眸同灯火重合叠印的一刹那顷，她的眼珠儿便像美丽撩人的萤火虫，飞舞在向晚的波浪之间。

叶子当然不会知道，自己给别人这么打量。她的心思全放在病人身上。即便转过头来朝着岛村，也不可能望见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。恐怕更不会去留意一个眺望窗外的男人了。

岛村暗中盯着叶子看了好一会儿，忘了自己的失礼，想必是镜仔的暮景有股超乎现实的力量，把他给吸引住了。

所以，她刚才喊住站长，真挚的情义盎然有余，也许岛村那时早就出于好奇，对她发生了兴趣。

车过信号所后，窗外一片漆黑。移动的风景一旦隐没，镜子的魅力也随即消失。尽管叶子那姣好的面庞依然映在窗上，举止仍旧那么温婉，岛村却在她身上发现一种凛然的冷漠，哪怕镜子模糊起来也懒得去擦了。

然而，事隔半小时之后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叶子他们竟和岛村在同一个站下车，他觉得好像要发生什么跟自己有点关系的事似的，回过头去看了一眼。但是，一接触到月台上凛冽的寒气，对方才火车上自己的失礼行为，顿时感到羞愧起来，便头也不回地绕过火车头径自走了。

男人把手搭在叶子肩上，正要走下轨道，这边的站务员急忙举手制止。

不一会儿，从黑暗处驶来长长一列货车，将两人的身影遮住了。

旅馆派来接他的茶房，身上是全副防寒装束，穿得跟救火的消防员似的。包着耳朵，穿着长统胶鞋。有个女人也披着蓝斗篷，戴着风帽，从候车室的窗户向铁道那边张望。

火车里的暖气还没从身上完全散掉，岛村尚未真正感到外面的寒意，但他这是初次领略雪国之冬，所以，一见到当地

人这副打扮，先自给唬住了。

“难道真冷得非穿成这样子不可么？”

“是啊，完全是一身冬装了。雪后放晴的头天晚上，冷得尤其厉害。今晚怕是要到零下了。”

“这就算是零下了么？”岛村望着屋檐下怪好玩的冰柱，随着茶房上了汽车。一家家低矮的屋檐，在雪色中显得越发低矮。村里一片岑寂，如同沉在深渊中一般。

“果然如此，不论碰到什么东西，都冷得特别。”

“去年最冷的那天，到零下二十几度呢。”

“雪呢？”

“雪么，一般有七八尺深，下大的时候，怕要超过一丈二三尺吧。”

“哦，这还是刚开头呐！”

“可不是，刚开头。这场雪是前几天刚下的，积了一尺来厚，已经化掉了不少。”

“竟还能化掉么？”

“说不定几时就要下大雪。”

现在是十二月初。

岛村感冒始终不见好，这时塞住的鼻子顿时通了，一直通到脑门，清鼻涕直流，好像要把什么脏东西都冲个干净似的。

“师傅家的姑娘还在不在？”

“在，在。她也到车站来了，您没瞧见吗？那个披深蓝斗篷的。”

“原来是她？——等会儿能叫到她吧？”

“今儿晚上吗？”

“今天晚上。”